

Figure 1. A 5x5 grayscale image.

卷之三

此據寶顏堂秘笈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偃曝談餘卷之上

華亭 陳繼儒譏

余入冬喜負暄讀書已漸相曠往往狎夏日鼾睡以爲快庶幾有魯恭士行陽之意與客笑不能從曰王僧達云寒榮共偃曝孟浩然云草堂時偃曝則請與眉道人麈尾共之余退而記與客談者吾鄉泖湖金澤寺傍多蓴蘆孟熙云永興湘湖蓴菜三月盡采賣至秋則無人采矣孟熙此語止見一方耳春蓴如亂髮不足異秋蓴長丈許凝脂甚滑季鷹秋風正餓此也按書至冬爲猪蓴又云龜蓴又云七八月以前曰絲蓴秋末冬初曰塊蓴四月曰雉尾蓴

昔人云年號毋論正統僭僞自漢武至晉大都承襲劉宋以後間亦有之自乾德後及於胡元皆前代所未有而實不然余嘗總考之漢武建元安建元晉康建元劉聰僭號建元苻堅僭號建元蕭齊高建元漢武太始晉武太始張玄觀僭號太始漢宣甘露孫皓甘露苻堅僭號甘露漢宣黃龍孫權黃龍漢元永元和永元張茂僭號永元漢成永始高雲僭號永始漢哀建平石勒慕容盛慕容德皆僭號建平光武建武晉元建武石虎僭號建武蕭齊明建武漢明永平拓拔恪永平王建僭號永平漢章建初西涼李暠後蜀李特俱僭號建初漢章元和唐憲元和漢和永元張茂僭號永元漢和元興孫皓元興晉安元

興。漢安永初。南宋武永初。漢安永寧。晉惠永寧。石祇僭號永寧。漢順永建。李恂僭號永建。漢順永和。晉穆永和。牧犍僭號永和。姚泓僭號永和。閻王延鈞僭號永和。漢冲永嘉。晉懷永嘉。漢桓建和。利鹿孤僭號建和。漢桓元嘉。南宋文元嘉。漢桓永興。晉惠永興。苻秦。拓拔嗣皆僭號永興。漢桓永康。晉惠永康。慕容寶、乞伏熾盤皆僭號永康。漢靈中和。唐僖中和。漢後主建興。孫亮建興。燕容垂、李雄皆僭號建興。晉武太康。遼道宗弘基太康。晉惠永安。孫休永安。張軌、拓拔攸、沮渠蒙遜皆僭號永安。晉帝奕太和。曹叡太和。禿髮烏孤、石勒、拓拔宏、李勢、楊溥皆僭號太和。又唐文太和。晉孝武太元。張駿僭號太元。晉恭元熙。劉淵僭號元熙。蕭齊和中興。拓拔朗中興。蕭梁敬太平。孫亮太平。馮跋、隋末林士張遼、隆緒皆僭號太平。陳後主至德。唐肅至德。石晉天福。劉漢天福。宋太祖乾德。王衍乾德。輔公祏反江東。亦號乾德。張重華。五季蠶賊張遇賢及方臘。皆僞號永樂。隋翌衛郭子和反。亦稱永樂王。元太子阿速吉八改元天順。西夏王乾順改元正德。以上皆歷歷可考。而我朝襲之何也。明昌三年。太后不豫。上侍疾隆慶宮。辛酉太后崩。而穆廟襲朱泚僭號改元應天。而南京亦襲之何也。昔盧多遜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多遜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曰。汝爭得如它。多遜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對。帝方命洗去。今如我朝年號。使宋祖見之。不知塗幾斗墨矣。

王元美先生答慎侍御書。曾以示余。余見而錄之如左。來書桃源行云。物外起田園。起字不知何解答云。卽今起房屋俗語之所由始也。王建詩。妾家高樓連苑起。亦此義。

溫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此句不解所謂。答云。雙五畝也。末句云。四十雙蓋二百畝也。見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爲二百畝也。陶南村輟耕錄。則謂一雙爲四畝。

陶弘景傳云。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志。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六字竟不知何義。恆欲就之。答云。知此難立止句。謂不可便住也。六朝人文筆。大抵晦澁如此。

歐文忠詩譜補亡後序末云。增損圖乙。不知何以爲圖。何以爲乙。答曰。增損圖乙。圖者塗抹也。乙者勾止也。乙字義見東方朔傳。

晏殊庭莎記。不知莎是何物。答云。莎有二種。草也。又樹也。樹似桄榔亦有虧。

又書云。別紙所云庫露真記。是北酒名。尙未的也。活剝吞蓋。譏其全用他人語。記是張昌齡非九齡也。椑卽棺也。今書作椑。誤歲一漆之。欲其堅久不壞也。古人墓中用漆燈。蓋漆能不畏土故耳。答侍御書止此。

晉孝武太元中。寧州刺史費統言。所統晉寧濱池縣舊有河水。周迴二百餘里。六月二十八日辛亥。神馬

二四一白一黑忽出於河中去岸百步縣民董聰見之車頻奏書云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負八卦古字堅似石作池養之乃知河圖洛書誠有之

孫雪居守漢陽山民斲石之內坎有白龜在焉獻而放之於江大石未破不解何緣中有此龜天寶中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犁鑄有平陸字因改爲平陸縣見天寶傳信錄夏侯孜開貞陵於堅石中得金釵半股其長如掌餘尙銜石中見唐史闕二事於白龜相類而終不能曉因偶檢東觀餘論潯陽役兵鑿一石石中又有小石若碑版視之乃王逸少書頭眩方可異也黃長睿謂埋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入於石中了不足恠余思之亦有理正如琥珀內蟻蟲水晶內桃花片耳然王文秉石破而得金釵杜綰石墜而得活魚又若自然一種化機也

王荊公爲謝絳行狀其文云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一有所不聞其責今在我愈慷慨欲以諭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乃知古人銘狀各有所重非若今人以狀謁銘也其後又云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則行狀又若備國史採擇而作也姑記之於此以俟知古者

武帝咸寧五年十月汲郡人掘魏襄王塚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祕府晉書本記載其事司馬溫公通鑑削而不書故朱子綱目凡例凡事關道術者皆書三代斷簡晦而復顯謂道術所係非與東晉傅亦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

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寐恠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敍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繖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三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云紀傳歲月小異而古籍之幸存而不泯實賴於此載筆君子其可略諸

八陣圖在新都縣北三十里牟彌鎮諸葛亮八陣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某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

朱澤民集載異域說甚奇至正丁亥冬寓京口乾元宮之寶儉齋適昆陵監郡岳忽難平陽同知散竺臺僧來訪自言在延祐間忝宿衛近侍時有佛臘國使來朝備言其域當日沒之處土地甚廣有七十二酋長地有水銀海周回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可逐飛鷹者人馬皆貼以金薄迤邐運行近海日照金光晃曜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卽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攔沒人馬既遇速於是水銀之勢旣遠力漸微卻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其國人旋取之用香草同煎皆花銀也其地又能燃毛爲布謂之梭羅用密丹染成沉綠浣之不淡其餘氍毹錦疊皆常產也至正壬午間獻黑馬高九尺餘鬢尾垂地七尺卽其地所產來使四年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過七度海方抵京師焉岳監郡竺同知旣別去僕書而

記其說是歲十一月十九日也。

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菑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於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亡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菑患歟此論奇特民憚非徒狂者

道家字學詳見於三洞經教部曰本文曰雲篆曰八體六書文曰符字曰八顯曰玉字訣曰皇文帝書曰天書曰龍章曰鳳文曰玉牒金書曰石字曰題素曰玉字曰玉籙曰玉篇曰文生東曰玉札曰丹書墨籙曰玉策曰福運之書曰琅玕璠文曰白銀之編曰赤書曰火鍊真文曰金壺墨汁字曰瓊札曰紫字曰自然之字曰四會成字曰琅簡藁書曰石碩

淨飯王令密多羅傳太子書太子郎初就學將好最妙牛頭旃檀作手板純用七寶裝嚴四緣以天種種

殊特妙香塗其背上執持至於毗奢密多羅阿闍黎所而作是言尊闍黎教我何書廣爲叢說或復梵天所說之書今婆羅門書正有十四音是怯盧虱吒書隨言富沙迦羅仙人說書隋言草集阿迦羅書隋言曹迦羅書隋言吉祥邪寐隋言毗尼書秦國隋言鵝瞿梨書隋言耶那尼迦書隋言歐婆婆迦羅書隋言婆尼書隋言波羅婆尼書隋言樹葉波流沙書隋言惡音父興

書隋言毗多荼書隋言起尸陀毗荼國書隋言天竺脂羅伎書隋言并人度其荖那婆多書隋言右旋優婆迦書隋言嚴戒僧伎

書隋言等計阿婆勿陀書隋言阿菟盧摩書隋言毗耶寐奢羅書隋言陀羅多書烏場邊山西瞿耶尼書須彌阿沙

書隋言等計支那國書唐國即此大科摩那書斗末荼叉羅書中毗多悉底書尺富數波書華提婆書天那迦書龍夜

書 乾闢婆書天音 阿修羅書不飲 迦婁羅書酒 不飲 緊那羅書非
婁多書鳥居也 浮摩提婆書天 安多利又提婆書虛 鬱多羅拘羅書北須彌 通婁婆毗提阿書多烏差婆書
賦差波書海 婆伽羅書海 跋闔羅書金剛 楠伽波羅法犁伽書往復 毗葉多書食殘 阿菴浮多書未曾有奢婆多
羅跋多書轉中 尼差跋多書轉 波陀栴陀法書上 毗拘多羅波陀那地書從二增上 耶婆陀輸多羅書已上句末
荼婆晒尼書中流 楠婆邪婆多波恪比多書諸山苦行 陀羅尼卑又梨書觀地 伽伽那卑麗又尼書觀虛空 薩捕沙地
尼山書一切美草因 沙羅僧伽何尼書總覽 薩婆韋多書一切種音爾時 太子說是書已此書凡有六十四種昔造書
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法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法盧居于天竺黃史蒼
頡在于中夏梵法取法於淨天

古今注云形管赤漆耳史官載筆以志心事也注漢官儀又曰尚書令僕承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
曰一官工作搜神記又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薦下曰簪之出入辟惡凡舉事皆無恙則形
管又若祓不祥者然古或漆或鏤或以象或以琉璃至綠沉班管而後今始盡用竹矣故右軍書斯亦可
愛詎以金寶雕珍爲貴也

余見寶祐年登科錄第一甲一名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第二甲一名謝枋得字君
直小名鍾小字君和年三十第二甲二十七名陸秀夫字君實年十九是榜有忠臣三人皆少年也
趙德麟述東坡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氣拂拂從十指出也大是妙語不知此意出於崔渾昔崔渾

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中入俄遍而母遂安東坡善于脫胎大都類此。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道上黨太守母陳留蔡邕女也。又羊祜傳祜葬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文姬爲董祀妻者想又一女也鄧州西有穀城城門石人刊其腹云磨兜鞭慎莫言李敢立又揭三字於坐隅曰磨兜堅宋學士續之以箴亦曰磨兜堅磨字與磨義不同堅與鞭韻不同不知誰爲正。

青元真人注度人經云三界之上四種民天多是歷代聖君賢相居之如浩劫交周鴻濛開闢此諸天人降生人間元祐姦黨碑諸名賢多是星宿晦菴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來。

都玄敬使西日記記多奇事淇苑有方石刻殷比干墓四字字徑八寸其墓字已剝似篆非篆元吾丘子行精篆籀常定爲漢人之筆。

新安西王喬洞其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不特一石爲然衆石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一木復產枝葉。

破石山行五十二里道側有碑大書曰魏野草堂謹樓下二鐵人銘其序云鐵金屬土其母水其子也後之人慮河之奔決潰溢也乃斂其母鑄爲人形俾水得金而不橫土得金而益壯水火成質子母相顧無奔決潰溢之患也。

西嶽廟極壯麗其前土臺之上有樓凡一百七十楹其中樓特高大正與嶽對廟中古木森列唐柏五株

惟其一大者四人圍之碑有唐明皇御製文其崇五丈字徑八寸經黃巢之火今存惟十數字廟又有漢郭香隸字碑及六朝唐宋人碑甚多

華陰班家莊謁漢定遠侯班超墓墓已爲民居離班莊出大道登鳳居山山一名龍骨其麓有永慶禪院老僧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至今院中有飲龍泉赤泉惟灌池而已僧又云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壅其骨于山巔壘磚爲塔覆之山因以名景泰癸酉鄉之人因築城逼於州官盡取塔磚以去而石函始露其僧少年猶及見之石上刻字云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脰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脰骨其潔如玉龍之畏鳳昔所未聞斯亦異矣

臨潼縣驪山溫泉上有室三楹局鎖甚嚴蓋非貴人不得浴此其四周甃石如玉環狀中一小石上鑿七竅泉由是出室之內有古今石刻近知縣事者聚之壘於門外儼若屏障溫泉之左有泉曰混池以浴小民東行卽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臥一巨鐘視其款乃華清物玉女閣方池卽溫泉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唐興慶宮廢宮故址隆然而高四周皆古柏壽藤其右稍上爲沉香亭又上爲貴妃洗粧樓與興慶柱礎俱存

唐高宗陵石表二飛龍馬二方石上刻爲畢方之形者二石馬十石人二十石碑二其左無後人爲刻名

于上入門乃陶甓所甃其半已傾右石人爲回紇狀者六十有四其上即高宗陵武氏與之合葬。

趙文監平涼人言其家去崆峒山四十里舊常與張同知者遊山見山中二鶴玄色高七八尺首大如瓜視常鶴不止加倍飛鳴下上趙武臣欲彎弓射之張不可乃止遂飛入洞中歸以語其祖祖驚曰此千歲雀也汝何幸見之又言山中有王道人者河南人年一百四十九歲髮白返黑齒落復生趙飲以酒至二百杯不醉從容問曰汝後亦死乎答曰我安得死第恐被人殺耳近果爲盜所害斫其首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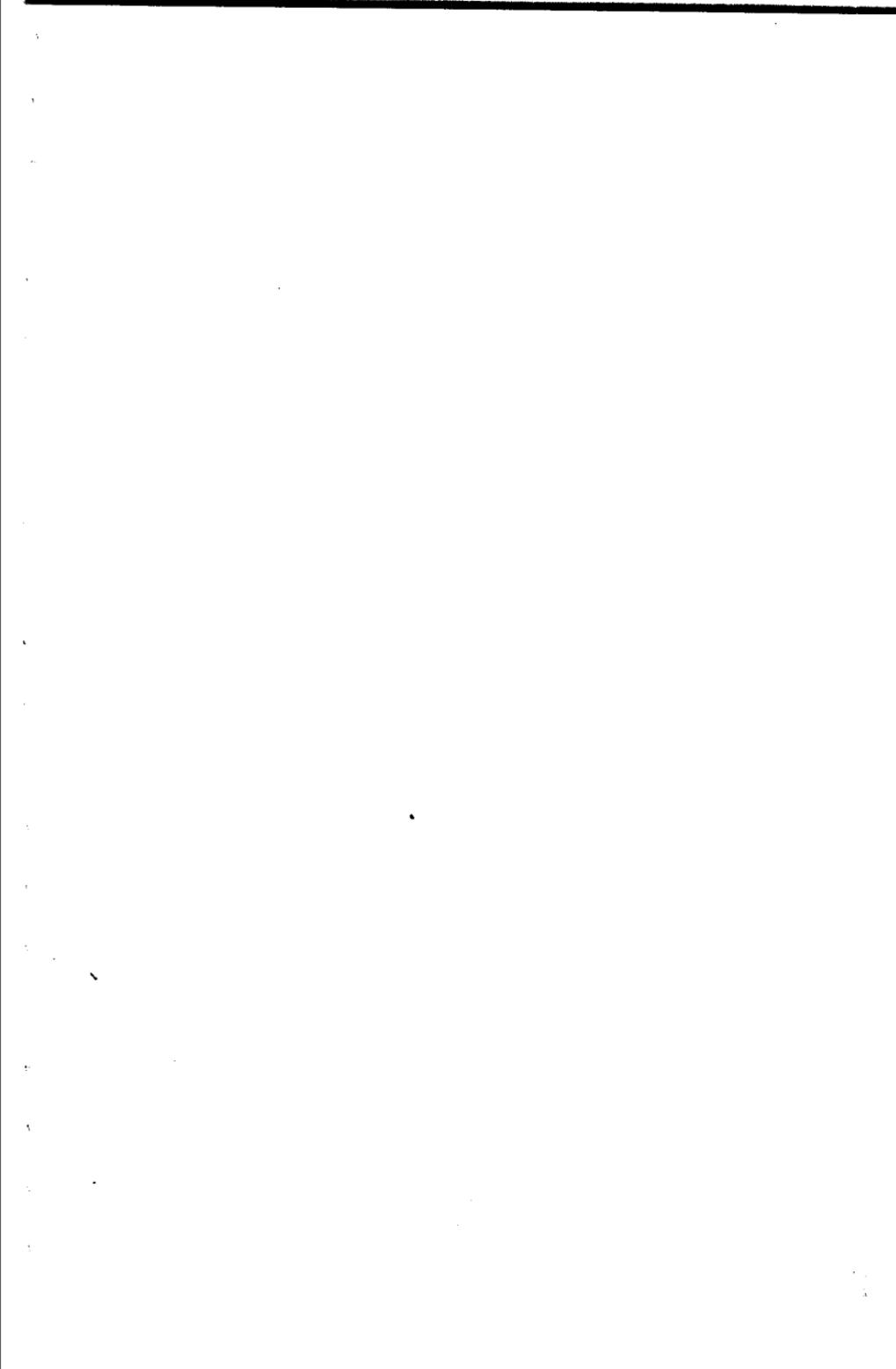
弘治初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髮長二寸許見邸報鄭陽一婦人美色生鬟三縗約數十莖長可有數寸許人目之爲鬟娘云然宋有鬟婦人爲女道士而唐李光弼之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有鬟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夫人則古已有此矣

金山中冷泉又曰龍井水經品爲第一舊嘗波險中汲汲者患之僧於山西北下穴一井以給遊客又不徹堂前一井與今中冷相去又數十步而水味迥劣按冷一作零又作灑太平廣記李德裕使人取金山中冷水蘇軾蔡肇並有中冷之句雜記云石碑山北謂之北灑釣者餘三十丈則中冷之外似又有南零北灑者潤州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爲三冷今寺中亦有三井其水味各別疑似三冷之說也

西湖昭慶寺後有慶忌塔上聳峻壁下臨深淵每月明風雨之夜光恆百出傳言吳慶忌葬此然石骨嶙峋恐非容棺之區余因思水石之精名曰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可使入水取魚又涸澤之精亦名曰慶忌其狀若人其長四寸黃衣黃冠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一日千里

反報二事在道藏中昭慶後所謂慶忌者得無怖其精魅故設塔以鎮之耶況吳將不應葬越地也。獵狹烏瞳人其狀赤色故夜見畫不見人目中瞳人黑色故畫見夜不見犬馬瞳人黃色故畫夜俱見諸魚目中瞳人眵淚所覆故水見陸不見人目中瞳水泡所成故陸見水不見龜鼈蝦蟆水蛭瞳人骨之所成故水陸俱見也。

弘治中西番貢人獅一番人長與之相守夜則同宿於木籠中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長尺餘獅作威時卽牽吼視之獅畏服不敢動蓋吼溺着體卽腐吼猶獵又畏雄鴻引吭高鳴吼亦畏服俗所謂獅子吼非也。



偃曝談餘卷之下

銅雀瓦世傳鄴城古瓦夫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久矣。鄴中記曰北高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蘇筒瓦覆故油其背版瓦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亦如之而其闊倍之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員外方用承簷溜亦可以爲研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研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鄴民乃僞造以給遠方王荊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尙託虛名動世人。

元羅春伯有任俠十三戒一曰戰與日戰不移表與神戰不旋踵與人戰不達聲菽丘訴所以眇目漢書曰東市相砍楊阿若西市相砍楊阿若二曰仇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與同國朋友之仇不與同市郅鄆曰子在我憂而不手子死我手而不憂三曰恩恩莫大於知己知己之遇人生所難終飯之惠必報寧過毋不及豫讓曰彼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彼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四曰施施恩於不報之地以情察之勿以事拘毋施非類毋施浮屠五曰委質親在不敢許人以死擇主而事待價而沽既委質後誓以終身如女出室不敢外視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六曰交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失使

人各以我爲私己。四豪萬紀不若田橫五百。其同類猶當重之。七曰色。色不親二。酒不染面。於道路不許。視人之妻女無嗣。然後告天地父母娶妻。八曰藝。或劍或鉞或鈎或匕首或彈丸五者習一用小牌上寫辭。受取予四字。背書俠字。旁書名。上俠以金下俠銅。遠方相遇饋廬。假者手刃之。九曰勇。無畏萬乘君。毋畏褐寬博。毋叛本國。毋拜夷狄。毋凌貧賤。毋詔富貴。餓死不劫盜。十曰掃除不平。卽探得赤丸殺武吏。探得黑丸殺文吏。不干己事。凡奸臣賊子俱得而誅之。風俗敗惡。皆得直書於清議。十一曰樂。三市鬪雞。五陵走馬。奇美衣服。酒肆結客。一言相合。繫千乘而弗顧。棄千金如脫屣。十二曰信。一言授受。千里命鶯。雖心胸之間。有未知之事。亦不可以欺人。十三曰神。以孟嘗平原。信陵。田橫爲四神。隨意祠一。不祠春申君。祭以端午。用雞有犯戒者。或撻或刃。俱告于神而後刑罰。

山水畫。自唐始變古法。蓋有兩宗。李宗訓。王維是也。李之傳爲宋趙伯駒。伯駒。以及於李唐。郭熙。馬遠。夏圭。皆李派。王之傳爲荆誥。關仝。董源。李成。范寬。以及於大小米元。四大家皆王派。李派粗硬無士人氣。王派虛和蕭散。此又慧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郭忠恕。馬和之。又如方外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真草隸篆四字。乃村學究語。六書中惟有楷隸鍾王歐顏。皆有此意。後代以真書別爲一種。古法滅俗札生矣。通釋云。字原有秦隸漢隸。今當以晉唐書爲晉隸唐隸。則自然易曉也。張紳此言可爲點胸洗眼之語。

陳貞父云。寶雞有尹喜故宅。張三丰。丘長春。馬丹陽。王重陽。劉綱。樊夫人。秦弄玉。仙跡往往而在。第虎豹

熊羆時出伺人。有獨角獸樵者見其臥林間。或搏虎而食之。食輒餘其半。山家每得殘虎以飽。縣苦無酒。隴酒甜。桑落酒有毒。市中酒帘比屋。競欲其刺口。釀以烏頭。纔沾舌。舌破不可飲也。

又嘗見鬻皮於市。似猿猱而長尾。尾色紅。問之曰：「猿也。」去來林間如飛。猿猱之族千百爲羣。出探山核。猿至莫不俯首帖服。不敢張目。視猿歷視其肥腯者。取小石或落葉識其首。噉且飽。猿臥或他去。猿猱散走。其首有識者。惴惴待牙吻無動。其黠者乘間竊取首所識。移之隣。已得脫去。而隣代之矣。又熊得人。輒搔人喉。若脅令笑。人仆舌舐面。血以爲快。人屏氣陽死。乃棄去。還視之。再三人蘇。欲起逃去。追而扼之。山民習其狀。能脫於死。

又寶雞縣與岐山接。雷雨中有黑鱗蜿蜒。攫民於庭。民呼母。母亟走抱持黑鱗尾。掉母牆外。民腦入爪。流血竟死。南山有巨蟒。噓氣成雲。人入其中。輒僵懸崖空中。蜂國之家。爲木箱。蜜其裏。梯而上之。置空中。蜂移國之以爲利。嘗有伐樹。樹空中得蜜石。許者深山大林。多無人境。故見聞與江南不類也。

又登華山明星峰。道者有石室。老君棋。正在其前三十二子。鐵所鑄也。子重五斤。非老君不能措手。又太白山積雪盈望。日射之。閃閃照人。經夏不消。土人云。祠在山巔。六七月旱時。詣祠前禱雨。非挾繩不可往。以上見陳貞父寶雞錄

畢少董妙於鼎篆。其論水字云。中間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畫一坎卦三耳。余因思張有妙於小篆。嘗言心字是一箇倒火字。豈知心字畫一離卦三哉。上一點上一畫也。旁二點中二畫也。下鈎下一畫也。